

春秋繁露

冊二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九

身之養重於義第三十一

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與利使人本或作使之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義者心之養也利者體之養也體莫貴於心故養莫重於義義之養生人大於利奚以知之今人大有義而甚無利雖貧與賤尚榮其行榮俗閒本多作容錢據計臺本校正以自好而樂生原憲曾閔之屬是也人甚有利而大無義雖甚富疑當有且貴二字則羞辱大惡惡深禍患重非立死其罪者卽旋傷殃憂爾案數語疑有贍字莫能以樂生而終其身刑戮夭折之民是也夫人有義者雖貧能自樂也而大無義者雖富莫能自存吾

以此實義之養生人大於利而厚於財也民不能  
知而常反之皆忘義而殉利去理而走邪以賊其  
身而禍其家此非其自爲計不忠也則其知之所  
不能明也今握棗與錯金以示嬰兒必取棗而不  
取金也握一斤金與千萬之珠以示野人野人必  
取金而不取珠也千萬之珠謂其賈直千萬也本  
或無之字者非故物之於人小者易知也其於大  
者難見也今利之於人小而義之於人大者無怪  
民之皆趨利而不趨義也固其所聞也聖人事明  
義以炤燿其所聞故民不陷詩云示我顯德行此  
之謂也先王顯德以示民民樂而歌之以爲詩說  
而化之以爲俗故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從上  
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故曰聖人天地動四時

化者非有它也其見義大故能動動故能化化故  
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  
用則堯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先聖傳授而復  
也故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今不  
示顯德行民闇於義不能炤迷於道不能解因欲  
大嚴慤以必正之直殘賊天民而薄主德耳其勢  
不行仲尼曰國有道雖加刑無刑也國無道雖殺  
之不可勝也其所謂有道無道者示之以顯德行  
與不示爾

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爲仁第三十二本傳

作江都王

命令相曰命令疑是令問大夫蠡大夫種大夫庸  
大夫罍大夫車成罍卽皋字謂皋如也車成卽苦

成越王與此五大夫謀伐吳遂滅之雪會稽之恥  
卒爲霸主范蠡去之種死之寡人以此二大夫者  
爲皆賢孔子曰殷有三仁今以越王之賢與蠡種  
之能此三人者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其於君何  
如本傳以泄庸與種蠡爲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  
寡人決疑於君仲舒伏地再拜對曰仲舒知褊而  
學淺不足以決之雖然王有問於臣臣不敢不悉  
以對禮也王舊本訛作主案春秋時大夫稱主仲  
舒必不對王稱主臣仲舒聞昔者魯君問於柳下  
惠曰我欲攻齊何如柳下惠對曰不可退而有憂  
色曰吾聞之也謀伐國者不問於仁人也此何爲  
至於我但見問而尙羞之而況乃與爲詐以伐吳  
乎其不宜明矣以此觀之越本無一仁而安得三

仁仁人者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漢書作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致無爲而習俗大化可謂仁聖矣三王是也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爲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五伯爲其詐以成功苟爲而已也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五伯者比於他諸侯爲賢者比於仁賢何賢之有譬猶珣珉比於美玉也仁賢本或作聖賢珣珉漢書作武夫臣仲舒伏地再拜以聞

觀德第三十三

天地者萬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廣大無極其德昭明歷年衆多永永無疆天出至明衆知類也知本或作之其伏無不炤也地出至晦星日爲明不

敢聞君臣父子夫婦之道取之此大禮之終也臣子三年不敢當雖當之必稱先君必稱先人不敢貪至尊也百禮之貴皆編於月月編於時時編於君君編於天天之所棄天子弗祐桀紂是也天子之所誅絕臣子弗得立蔡世子逢丑父是也襄卅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至昭十一年夏楚子虔誘般殺之至冬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傳曰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靈公卽般也逢丑父事在成二年已詳第二卷中王父父所絕子孫不得屬魯莊公之不得念母衛輒之辭父命是也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傳曰不與念母也哀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傳曰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故受命而海內順之

猶衆星之共北辰流水之宗滄海也況生天地之  
閒法太祖先人之容貌則其至德取象衆名尊貴  
本一作尊賢是以聖人爲貴也泰伯至德之侔天  
地也上帝爲之廢適易姓而子之讓其至德海內  
懷歸之泰伯三讓而不敢就位伯邑考知羣心貳  
自引而激順神明也自泰伯至德以下至此文參  
錯難曉至德以受命豪英高明之人輻湊歸之高  
者列爲公侯下至卿大夫濟濟乎哉皆以德序是  
故故字各本無大典有文勢似亦難貫吳魯同姓  
也鍾離之會不得序而稱君殊魯而會之爲其夷  
狄之行也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  
吳于鍾離傳曰曷爲殊會吳外吳也雞父之戰吳  
不得與中國爲禮昭廿三年七月戊辰吳敗頓胡

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傳曰曷爲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此爲禮當作爲主至於伯莒黃池之行變而反道乃爵而不殊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傳曰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又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曰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召陵之會魯君在是而不得爲主避齊桓也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曰其言來何與桓爲主也魯桓卽位十三年齊宋衛燕舉師而東紀鄭與魯勦力而報之後其日以魯不得徧避紀侯與鄭厲公也經於公會紀侯鄭伯之下書己巳之戰傳曰曷爲後日恃外也舊本訛作後其己今改正春秋常辭夷狄不得與中國爲禮至邲之戰夷狄反背

中國不得與夷狄爲禮避楚莊也在宣十二年詳見竹林篇此文反背疑當作反道邢衛魯之同姓也狄人滅之春秋爲諱避齊桓也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傳曰不及事也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又二年城楚丘傳曰城衛也曷爲不言城衛滅也文大略與上同舊本作春秋不爲諱衍不字今刪當其如此也唯德是親其皆先其親是故周之子孫其親等也而文王最先四時等也而春最先十二月等也而正月最先德等也則先親親魯十二公等也而定哀最尊衛俱諸夏也善稻之會獨先內之爲其與我同姓也襄五年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無傳蓋不殊林父所謂內之也而何

氏以爲見使于晉卑故不殊失之矣吳俱夷狄也  
祖之會獨先內之爲其與我同姓也襄十年公會  
晉侯以下會吳于柤無傳滅國十五有餘獨先諸  
夏魯晉俱諸夏也譏二名獨先及之定六年季孫  
斯仲孫忌帥師圍運傳曰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  
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又哀十三年晉魏  
多帥師侵衛傳曰此晉魏曼多也曷爲謂之晉魏  
多譏二名舊本魯作曹誤盛伯郚子俱當絕而獨  
不名爲其與我同姓兄弟也莊八年師及齊師圍  
成成降于齊師傳曰盛也盛則曷爲謂之成諱滅  
同姓也文十二年盛伯來奔傳曰盛伯者何失地  
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又僖廿年郚子來朝  
傳亦與上同外出者衆以母弟出獨大惡之爲其

亡母背骨肉也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曰  
仕諸晉也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  
謂之出奔也又定十年宋公之弟辰暨宋仲陀石  
彊出奔陳無傳滅人者莫絕衛侯燬滅同姓獨絕  
賤其本祖而忘先也僖廿五年衛侯燬滅邢傳曰  
何以名滅同姓也親等從近者始立適以長母以  
子貴先下有脫文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書所見也  
而不言其闇者在桓五年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  
耳聞而記目見而書或徐或察皆以其先接於我  
者序之在僖十六年其於會朝聘之禮亦猶是諸  
侯與盟者衆矣而儀父獨漸進隱元年公及邾婁  
儀父盟于昧傳曰儀父者字也褒之也爲其與公  
盟也鄭僖公方來會我而道殺春秋致其意謂之

如會襄七年公會晉侯以下于鄆鄭伯髡原如會  
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傳曰未見諸侯言如會致  
其意也潞子離狄而歸黨以得亡春秋謂之子以  
領其意宣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  
歸傳曰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  
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包來首戴洮踐土與  
操之會陳鄭去我謂之逃歸操之會卽襄七年會  
鄆之事時陳侯逃歸陳哀公溺也又僖五年公及  
齊侯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鄭伯逃歸不盟傳曰  
不可使盟也何氏云安居會上不冒從桓公盟此  
鄭伯乃文公捷也鄭處而不來謂之乞盟僖八年  
公會王人齊侯以下盟于洮鄭伯乞盟傳曰處其  
所而請與也陳侯後至謂之如會僖廿八年公會

晉侯以下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傳曰後會也莒人  
疑我貶而稱人隱八年公及莒人盟于包來傳曰  
公曷爲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諸侯朝魯者  
衆矣而滕薛獨稱侯在隱十一年州公化我奪爵  
而無號在桓六年詳見玉杯篇吳楚國先聘我者  
見賢襄廿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傳曰吳何以有君  
有大夫賢季子也又莊廿三年荆人來聘傳曰荆  
何以稱人始能聘也曲棘與鞏之戰先憂我者見  
尊昭廿五年宋公佐卒于曲棘傳曰諸侯卒其封  
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憂魯昭公見逐而欲納  
之也又成二年鞏之戰有曹公子手傳曰曹無大  
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內也

### 奉本第三十四

禮者繼天地體陰陽而慎主客舊本作至容誤序  
尊卑貴賤大小之位而差外內遠近新故之級者  
也以德多爲象萬物以廣博衆多歷年久者爲象  
其在天而象天者莫大日月繼天地之光明莫不  
照也星莫大於大辰北斗常星部星三百衛星三  
千大火二十六星伐十三星北斗七星常星九辭  
二十八宿多者宿二十八九辭不可曉并疑下  
有脫文衍文其猶著百莖而共一本龜千歲而人  
寶而下當本有爲字是以三代傳決疑焉其得地  
體者莫如山阜人之得天得衆者莫如受命之天  
子下至公侯伯子男海內之心懸於天子疆內之  
民統於諸侯日月食並告凶不以其行有星茀于  
東方于大辰入北斗常星不見地震梁山沙鹿崩

宋衛陳鄭災王公大夫篡殺春秋皆書以爲大異  
不言衆星之弗入霽雨原隰之襲崩一國之小民  
死亡不決疑於衆草木也唯田邑之稱多著主名  
昭元年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傳曰此大鹵也  
曷爲謂之大原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君將  
不言臣臣不言師隱五年衛師入盛傳曰將尊師  
衆稱某率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  
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王夷君獲  
不言師敗成十六年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  
楚子鄭師敗績傳曰楚何以不稱師王夷也末無  
爾言無取於言師敗績也又僖十五年晉侯及秦  
伯戰于韓獲晉侯傳曰君獲不言師敗績也孔子  
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則之者大也巍巍乎其有

成功也言其尊大以成功也齊桓晉文不尊周室不能霸三代聖人不則天地不能至王句階大典作自此而觀之可以知天地之貴矣夫流深者其水不測尊至者其敬無窮是故天之所加雖爲災害猶承而太之其欽無窮震夷伯之廟是也僖十五年天無錯舛之災地有震動之異天子所誅絕所敗師雖不中道而春秋者不敢闕謹之也故師出者衆矣莫言還至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獨言還其君劫外不得已故可直言也莊八年傳曰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曰師病矣曷爲病之非師之罪也至於他師皆其君之過也而曰非師之罪是臣子之不爲君父受罪罪不臣子莫大焉夫至明者其照無疆至晦者其闇